

玉作社长，薛宝钗任副社长，兼管联络。林黛玉身先士卒，一篇《桃花行》就走红一炮打响了，于是乎，诗社也就因此更名，唤做“桃花社”了。宝玉也不像先前胡言乱语怔忡痴呆了，不时也将那线装书摆在面前，点头啄脑的，不知是进入境界心有所得呢，还是心不在焉想打瞌睡了，有时也写写字念念书，看样子是渐次进入创作境界了。探春是海棠诗社的发起者，老资格的社员，不能不拿点姿态出来稳定自己在诗社的地位，适当地安排好繁忙的闺秀事务之后，也作古正经地潜心于诗词创作。李纨是第一任社主，还有迎春惜春这几个论诗才都是不怎么样的社员，怎奈得是海棠诗社元老，也不甘落后，理当奋发创作。这样的大好形势下，史湘云赶忙打了申请报告：“容我入社，会费我会自觉自愿地上交，就是扫地焚香，我也情愿。”辞情之恳切，积极性之高，叫人不能不感动！一时间这桃花社的事务是井井有条，活动开展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。振作之余，大家却还有一层忧虑，这么小打小闹不过瘾，要是再扩大点影响，比方说能有个自己的园地什么的，与其它文学社比比，让世人评评，也不枉作诗社一场。

这天，黛玉虽然身任社长，却也忙里偷闲经营自己的自留地，搞自己的创作，她怕人说当了社长，成了文化官僚了丢了创作。她知道这社长是狗屁不值，还比不上一首顺口的打油诗呢。要多写几首诗，才叫真功夫，让社员姐妹当然还有宝玉这混小子，吃惊之余，称赞佩服，以后说话才有人听。转而又想，想什么来着，想到了古人，那李太白当过什么社长？杜甫呢，是穷死的呢，那屈原是个落水鬼呢！所以呢，黛玉不管宝钗如何慢催紧逼，啰嗦纠缠，仍是偷偷搞她的自留地。她正歪在榻上低吟慢唱，这“憔悴花遮

憔悴人，花飞人倦易黄昏”二句是不是该再修饰修饰？免得以后发出去了留下不必要的遗憾，后人不懂诗，还会以为是颓废呢！她眉头紧锁，正找不出好的修改方案，忽听宝钗来叫：“喂喂喂嗨呀，我的社长妹妹，老祖宗叫去，快走啊。”

黛玉忙将《桃花行》草稿压在枕头下面，叹口气才慢慢欠起身子，问道：“听指示啊？唉！这比我吟诗还艰难哪！你个人去嘛，我怕……你就代表我好了，好姐姐，好么？”

“那怎么行？你是正社长，正的副的大有区别，不能乱了套啦！”

宝钗再三催促，黛玉只得随从前往。想不到又是迟到了，贾母膝前，众姐妹已到了多时。宝钗忙从袖中掏出几页纸，琅琅念道：“我们桃花诗社，上下动员，以贵妃的话为宗旨，林妹妹社长的《桃花行》是公认的一篇极有份量的作品，无论用哪个尺度去品评，都是经得起检验的佳作。众多社员写诗热情空前，空前，高涨，最近出了一批新作。我们还将这些新作用雪浪笺誊抄好，张贴于潇湘馆的橱窗内，园内夸赞颇多。总的说来，主流是好的，成绩多多的。”

贾母听罢，颌首微笑，要了这些新作，又专门要黛玉将《桃花行》手稿拿来把细看，她要亲自看看这些玩意儿叫不叫诗作什么的。贾母才翻了两页，没了兴趣，抬头问道：“你们将这些，这些东西张贴出去，审查过没有？”

黛玉说：“我的诗是当儿戏的，大家姐妹作诗吟唱，表情达意不越大礼就是了，也不知还有审查这事儿，也不知该送哪里审查。”

“颦儿你是一社之长，就该把关，就该审查吧。”

“哦哟，我啊？我我我，我的又哪个审

